

007 夺宝入魔窟

● [英] 伊·弗莱明 / 著

● 陈 新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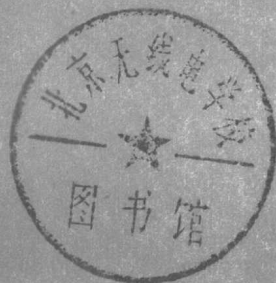
● 湖南人民出版社



詹姆斯·邦德惊险小说

007 夺宝入魔窟

[英]伊·弗莱明／著 陈新／译



200202002

Ian Fleming
DIAMONDS ARE FOREVER

根据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34年10月第6版译出

007夺宝入魔窟

〔英〕伊·弗莱明 著

陈 新 译

责任编辑：康曼敏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55000

印数：1——63000

ISBN7—217—00187—0/1·91

统一书号：10109·2137 定价：1.50元

新书目：87—37

目 录

第 一 章	序幕拉开.....	(1)
第 二 章	钻石质量.....	(11)
第 三 章	如履薄冰.....	(20)
第 四 章	假戏真做.....	(30)
第 五 章	饭店接头.....	(36)
第 六 章	运输途中.....	(47)
第 七 章	谢迪·特里.....	(59)
第 八 章	不期而遇.....	(70)
第 九 章	试探失败.....	(81)
第 十 章	去赛马场.....	(89)
第十一章	赛前热身.....	(98)
第十二章	最后冲刺.....	(106)
第十三章	泥硫浴室.....	(114)
第十四章	一次巧合.....	(127)
第十五章	陌生男子.....	(139)
第十六章	蒂拉饭店.....	(146)

第十七章	赌场较量.....	(152)
第十八章	前堵后追.....	(160)
第十九章	进入魔窟.....	(170)
第二十章	虎口脱险.....	(183)
第二十一章	秘密转移.....	(195)
第二十二章	飘洋过海.....	(203)
第二十三章	出人意外.....	(215)
第二十四章	殊死战斗.....	(224)
第二十五章	螳螂捕蝉.....	(237)

第一章 序幕拉开

巨大的露兜树蝎子那好斗的螯就象一个摔跤运动员的臂膀一样向前爬着，发着刺耳的沙沙声，它从岩石下一个手指粗大小的洞中慢慢爬了出来。

洞的外边有一小块坚硬的平地，蝎子的四对螯钳立在平地的中心处，它那所有的神经和肌肉绷得紧紧的，随时准备撤退；它那所有的感官搜寻着每一下极其细微的振动，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

晶莹的月光穿过那巨大的蕨藜丛林，将其蓝宝石似的诱人的光洒在蝎子那六英寸长的发出黑色光亮的坚硬躯体上，在那突出在蝎子尾巴最后一节的润湿的白色螯针上闪耀着暗淡的光。此时，蝎子将尾巴蜷曲在平坦的脊背后面。

螯针慢慢地缩进躯壳里，蝎子底部的毒液囊的神经松弛了下来。蝎子已想好了下步的行动计划。贪婪终于战胜了恐

惧。

十二英寸远的地方，在一片很陡的沙坡下面，一只小甲虫正为爬到什么地方去寻觅食物而犯愁呢，它根本没注意到蒺藜下藏着什么。蝎子迅猛地从沙坡上扑下来，甲虫措手不及，未等张开螯针，蝎子那锋利的螯便已紧紧夹住了甲虫的躯体。甲虫的四肢在挥动挣扎着，蝎子的螯针从头部伸出来，刺进甲虫的体中，顿时，甲虫不动弹了。

蝎子在杀死甲虫后，在原地一动不动地呆了将近五分钟。它利用这段时间确定着面前这个食物的种类，然后，它再次察看了一下左右，听了听周围有没有敌人的动静。在确信一切非常安全后，它那好斗的螯便从甲虫那严重受伤的身躯上松下来，它那两只小小的摄取食物的尾铗伸了出来，戳进甲虫的肉体。蝎子花了一个小时，津津有味地吃掉了整个甲虫。

蝎子躲在其中杀死甲虫的那片巨大的蒺藜丛是一片宽阔无际、连绵起伏的草原中的一个界标，这片草原位于法属几内亚西南角的基西杜古南面四十英里的地方。地平线上是群山和丛林，但是这里是二十平方英里范围的荒芜而平坦的岩地；在这片热带灌木丛中只有这一片蒺藜，也许是因为其根部深处有水滋养的缘故，蒺藜长得有房子那般高，人们在许多英里之外就能看见。

这片丛林位于三个非洲国家接合处。它生长在法属几内亚中，位于利比里亚北端十英里和塞纳利昂国境以东五英里的地方。越过塞纳利昂国境有许多环绕着塞法都的巨大钻石

矿。这些钻石矿是利比里亚国际公司的财产，而利比里亚国际公司的财产又是非洲国际公司强大的矿山帝权的一部分，而非洲国际公司的财产又是英国联邦巨额资产的一部分。

一小时前，在这片巨大蕤蕤下面的蝎子洞中，蝎子敏感地察觉到了两次振动。第一次是甲虫运动时发出的微小的刮擦声，蝎子立刻感觉到并判断出了这种振动。接着在灌木丛中附近发出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重击声，然后又是一阵沉重的震动，震动使蝎子洞的一部分倒塌了。接着，大地发出了一种富有节奏的微弱抖动，最后渐渐变成缓慢的伴随振动。停了片刻，甲虫那微弱的刮擦声继续传来，蝎子被甲虫那美味食物强烈地诱惑着，特别是在为了避开自己的仇敌而在洞中忍耐了一天之后，太阳终于落了下去，此时，贪婪在它的大脑中占了上风，它也不顾周围有其它声响，便从洞中跳了出去，来到了洁白如银的月光中。

此时，正当蝎子用它那给食的双螯一下一下地抓取着甲虫的肉体时，从远处东部地平线上传来了危及蝎子生命的信号，人可以感觉到，但其构成的振动频率还远不在蝎子感觉系统的范围之内。

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一只被蝎子螫过的粗而有力的手悄悄举起了一块粗糙不平的岩石。

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但是蝎子感到头上掠过了一股气流，防身用的螯立刻竖向空中防卫着，螯针也在那坚硬的尾巴上直立起来，它那近视眼向上抬起，瞥了一眼敌人。

沉重的石头落了下来。

“狗东西！”

那人看着被砸得粉身碎骨的蝎子在极度痛苦地挣扎着。

那人叹了口气，从紧挨着丛林的沙坡地上爬起来，他已在沙地上躲了近两个小时。他用双臂抱着头，急速跑进空旷地。

引擎声越来越响，他对这声音盼望已久了。这人站着，沿着月亮洒下的光带向上看去，他只能辨别出一个模糊的黑影从东部朝他飞速而来，一瞬间，月光照亮了那转动的水平旋翼。

他的双手在那肮脏的卡其布上装的两侧擦了擦，然后迅速绕过灌木丛，来到从掩蔽处突出来的破旧的摩托车的后轮处。摩托车后座的两侧挂着皮制工具箱。他从其中一个工具箱中抽出一个小小的沉重包裹，将其藏进紧贴着皮肤的敞开的上装中。他又从另一只工具箱中拿出四只简易闪光信号灯。然后，他走到离大片蒺藜五十码的地方，那儿有一块象网球场般大小的空地。他在停机坪的三个角将闪光信号灯的末端处拧开插在地上，拧亮了信号灯。接着，他手里拿着最后一只信号灯，蹲在第四个拐角处等待着。

直升飞机慢慢地朝他飞来，飞机离地面不到一百英尺，巨大的水平旋翼慢慢地转动着。飞机就象一只巨大的、样子难看的昆虫一样。对于那个在停机坪上等待的人来说，飞机就象平时一样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直升飞机停在了空中，旋翼仍在他的头上缓慢地转着。从

飞机座舱里伸出一只手臂，一个手电筒朝他发了个信号，发出了一个一点一划的信号，这是莫尔斯电码，表示A。

地面上那个人回了一个B和C的信号。他把第四个闪光信号灯插在地上，立即走开，双眼避开那即将刮来的旋转的灰尘。飞机旋翼在他头顶上转得非常慢，最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四只闪光信号灯中间的空地上。引擎的轰鸣声伴随着最后一声吼叫停息了，飞机的尾部旋翼还在空转着，然后，主翼的叶片倒转了几圈，最后嘎然而止。

回声渐渐地消失了，一只蟋蟀在蒺藜丛中唱起了歌，夜莺那焦躁的吱吱唧唧的叫声不知从附近什么地方传来。

飞行员停了片刻，等待灰尘散去，然后猛地打开后舱的门，放出了一个小铝梯，吃力地走下梯子来到地面。他在飞机旁等待着，只见另一个人走到停机坪的四个角落，把闪光信号灯拔了出来，并拧熄了它们。飞行员比约定时间迟到了半个小时，他一想到对方将不可避免地埋怨他一阵时，心中便涌起一阵不快。他鄙视所有的生于南非的欧洲人，特别是面前这个人。对于那些为保卫第三帝国的德国军队和德国空军飞行员来说，他们是卑贱的种族——狡诈，愚笨，而且没有教养。当然，这个畜生对自己干的行当很精明，但是，在深更半夜为飞越五百英里见方的丛林的直升飞机导航算不了什么。

当对方向自己走来时，飞行员缓缓抬起手算作招呼。

“一切正常吗？”他问。

“我希望这样。而您又来迟了，我天一亮就得穿越国

境。”

“磁电机出了故障。我们彼此都有烦恼之事。谢天谢地，一年只有十二个月。好了，如果你把东西带来了，那就给我，等油箱加满油后，我就离开这儿。”

来自钻石矿的那个男人一句话也没说，他将手伸进内衣里，掏出了一个包得很讲究而又沉重的小包裹。

飞行员接过包裹，包裹浸满了这个走私者胸上的汗水。飞行员将包裹塞进整齐而蓬松的上衣口袋里，然后双手在臀部上来回擦了擦。

“好，”他说着朝飞机走去。

“稍等，”钻石走私者说。他的话语中流露出不满。

飞行员转身面对着他。他在想：这是一个仆人鼓起勇气抱怨食物的声音。“啊，什么事？”

“形势越来越不妙，我指的是钻石矿。我有点担心。从伦敦来了一个鼎鼎有名的特工人员。您一定已听说过这个人，他叫西利托。他们说是钻石公司雇的他。矿里订出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所有惩罚条例都变本加厉了。我手下许多人被吓得不敢干了。我只好用冷酷无情的方式对待他们，比如，其中一人被扔进轧碎机中碾死了。形势严重了一点，因而我得付更多的钱。要多付百分之十。而他们对这价仍不满足。前几天，那特工人员差点抓住我的一个中间人。您是知道这些黑人猪猡的，他们经不住拷问。”他迅速瞥了一眼飞行员，然后又将视线移开，“事实上，我怀疑没人能经受得住犀牛皮鞭的拷打，就连我恐怕也经受不住。”

“是吗？”飞行员说完，稍作停顿，“您是想要我把这种恐吓转告给 A B C 吗？”

“我不想恐吓任何人，”走私者急忙回答，“我只是要他们知道这差事越来越难干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点。他们一定要了解西利托这个人，而且要看一看我们老板在他的报告中所讲的内容。他说，他们的许多钻石矿由于走私而一年流淌了两百多万英镑，是政府制止走私的时候了。他这番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把我抓起来！’”

“还有我，”飞行员唾沫四溅地说，“那么，你有什么要求？要更多的钱？”

“是的，”走私者执拗地说，“要求把钻石价做大幅度的调整。再加百分之二十，否则我只好停止不干。”他想在飞行员的脸上找到同情自己的表情。

“好吧，”飞行员不以为然地说，“我将把你的话转给达喀尔！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我相信他们会把你的话发往伦敦。但是我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我是你的话”——飞行员第一次直起了腰——“我是不会对这些人施加压力的。他们远比这个西利托难对付得多。就说你这边这条渠道吧，去年就死了三个人——一个是由于靠不住，两个是因为拿走了应交出的几枚钻石。你是知道的。你的前任死于一次严重的事故，还记得吗？把葛里炸药放在他床下人们不注意的地方。对你就不会象对待他那样，因为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很敏

① 达喀尔：塞内加尔首都。

感。”

他们在月光下站了一会儿，彼此对视着。钻石走私者耸了耸双肩。“好吧，”他说，“请您只告诉他们，我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需要更多的钱来打通这条渠道。他们会理解我的，如果他们通情达理的话，他们就会多加百分之十的费用。如果不……”他故意没说完这句话，朝直升飞机走去，“走吧，我来帮您加油。”

十分钟后，飞行员爬进后舱，将铝梯收起。他在关上舱门前伸出一只手来。“再见，”他说，“一个月后再见。”

站在地面上的男人突然感到孤独起来。“再见，”他挥舞着一只手，仿佛是和情人离别，“一路顺风。”他转过身来，以防飞机发动时散出的灰尘迷住眼睛。

飞行员坐进驾驶舱，系紧座位上的安全带，脚踩上了方向舵的踏板。他将舵轮刹车松掉，将升降柄拉到底，接通油路，开始发动，引擎的转动声使他很满意，他松掉水平旋翼闸，慢慢旋转着螺距控制板上的节流阀。在驾驶舱窗的外面，长长的水平旋翼的叶片慢慢地旋转起来，飞行员朝机尾转动着的尾翼瞥了一眼。他看到水平旋翼速度指示器的指针爬上了每分钟两百转的读数。当指针刚过两百时，他松掉了舵轮制动器，缓慢而有力地朝上拉着俯仰杆。在他头上，旋翼的叶片越来越快地切割着空气。他加足马力，飞机慢慢抬起，呼啸着朝天空飞去，飞到大约一百英尺高的时候，飞行员转舵向左，将双膝间的操纵杆推向前。

直升飞机向东飞去，它在升高，加速，沿着月亮运行的

轨道向来路飞去。

地面上的那个男人看着飞机离去，飞机上装着他和他的同伙数月来从矿上偷来的价值十万英镑的钻石，为了取出这些钻石，他经常站在牙医椅子的边上，要他们伸出粉红色的舌头，粗鲁地询问哪里受了伤。

他一边谈论着他们的牙齿，一边从他们的嘴中取出这些钻石，将钻石拿到牙医的聚光灯下；然后，他轻声地说出五十，七十五，一百，他们总是点点头，接过纸币后，把钱揣进衣服口袋里，手里拿着作为一种幌子的包着几片阿司匹林的药袋走出手术室。他们必须接受他所开的价。本国人想把钻石弄出国是不可能的。当矿工确定要离开这儿时，也许是一年一次的探亲或处理家人的丧事，他们必须通过X光的常规检查，在皮肤上涂上一层蓖麻油，如果他们被发现偷窃钻石的话，那就会遭到厄运。而在“他”当班时去一趟牙科手术室就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X光显示不出纸币来。

这个男人骑着摩托车越过凹凸不平的土地，来到了荒野小道上，朝塞拉利昂的边境群山驶去，群山在他眼前越来越清晰。他要在黎明前赶到苏西家，时间还很紧呢。他想起在这样一个筋疲力尽的夜晚即将消逝的时候还要和苏西作爱，脸上不禁泛起了笑容。虽然他已十分疲乏，但他一定要和她好好亲热一番。兜里的钱还不够付她的呢。然后，他还要开车行上十英里，到俱乐部去用早餐，迎接他的将是朋友们粗鲁的玩笑。

“她一定镶了个漂亮的牙，医生？”“我听说她的前额

是那个省最漂亮的，”“哎，医生，什么时候月圆呀？”

出手十万英镑的钻石就意味着他在伦敦的储蓄单上又多了一千英镑。多么诱人的一沓沓面值五英镑的钞票。干这行值得。老天爷作证！但是，这种差事不能干久。到了存款有两万英镑时，他一定要洗手不干。到了那个时候？

他的大脑中充满了许多美丽的梦，他骑在摩托车上，颠簸着迅速穿过平原，远远离开那片蒺藜丛。在那大片的蒺藜丛中，世界上走私数量最大的渠道迂回曲折地向前延伸，最后通向五千英里之外的无人知晓的走私中心。

第二章 钻石质量

“不要插进去，要拧进去，” M不耐烦地说。

詹姆斯·邦德把M所说的在大脑中记下来，以便告诉参谋长。他再次从桌上捡起放在上面的珠宝商用的眼镜，这次，他尽量把眼镜准确地固定在右眼窝上。

虽然已是七月下旬，屋里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明亮，但是M还是打开了台灯，将台灯歪过来对准邦德。邦德捡起多角形的钻石，把它放到灯光下。当他将宝石在手指间翻转着观察时，宝石发出的各种颜色的光谱透过那刻面的网孔反射过来，照得他眼花缭乱。

他拿掉珠宝商眼镜，想着该说些什么是好。

“宝石质量高吗？” M疑惑地望着他。

“非常高，” 邦德回答，“这只宝石一定值许多钱。”

“只值几英镑，” M冷冰冰地说，“这是石英。现在我

们再来看。”他仔细看着放在前面桌上的一览表，选了一卷薄纸包，看了看写在上面的号码，拆开纸包，将它递给邦德。

邦德将手中的石英放回到原来的纸包里，拿过第二个样品。

“这个对你来说很容易辨别，先生，”他对M微笑道，“你事先已找人鉴别过了。”他重新戴好眼镜，拿起石头，如果这是一块石头的话，到了光线下就会现原形。

他想，这次可以确信无疑了。这个宝石的上面有着三十二个刻面，下面有二十四个美丽的图案，它大约有二十克拉^①，而他手中现在拿着的宝石中间有一团蓝白色火焰，从宝石深处反射和折射出来的各种色彩的光象针一样直刺进他的眼睛。他用左手捡起石英模仿物，将它放在眼前的钻石旁。石英毫无生气，暗淡单调，在那耀人眼目的半透明的钻石旁显得缺乏光泽，他刚才看到的钻石发出彩虹般的色彩，而石英显得粗糙、浑浊。

邦德放下那块石英，再次凝神看着钻石的中心处。此时他可以理解钻石经过许多世纪后的价值，它们在那些转手和切割它们、拿它们做买卖的人中所引起的欲望。那些纯洁的美丽女子最喜欢钻石，因为它表示一种真诚，象石英、陶土之类的东西都可变化，而钻石则是不朽的。就在这一瞬间，邦德知道了钻石的秘密，他知道，他再也不会忘记他透过这

① 克拉：宝石的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二百毫克。